



攻玉文丛
GONGYU WENCONG



词海茫茫

——英语新词和词典之研究

高永伟◎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海茫茫——英语新词和词典之研究/高永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7
(攻玉文丛)

ISBN 978-7-309-08734-5

I. 词… II. 高… III. ①英语-词汇学-文集②英语-词典学-文集
IV. ①H313-53②H3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4938 号

词海茫茫——英语新词和词典之研究

高永伟 著

责任编辑/于文雍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325 千

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734-5/H·1838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倏忽间,自己成了外文学院现职教工中最年长的一个。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孝泉院长嘱我为这个丛书写篇短序,我也不好推辞了。中国人请客吃饭让长者上坐时,会说(如果用英文)seniority is beautiful,其实让与被让者全明白,那不过是虚礼浮言而已。

虽与学院具体工作脱节已久,我仍感到,复旦的外文学院至今有很强的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我以为这是一个好传统。班级分得小,着重施基础训练于每个学生;管你什么大牌教授还是博导,都得给本科生上课,还自己动手改学生作业,对学生在学习中带共性的问题了然于胸;学外文必须讲究“精确”和“流利”并重的理念,始终扎根在我们的培养目标中。虽说这些年来物质第一主义的惊风骇浪也不免冲得有些同仁晕头转向,但基本的教学底线可以说还未被突破。我这儿就有个实例:外出做同传的教师并非单为丰酬,还主动把各种门类的知识、信息、技术、术语翻译等等的 firsthand 经验观感,带回送入课堂,或提供给编写教材或辞典的同仁做素材。怕就怕“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看人家把教育机构的自我意识丢了,反觉做“青螺”寒碜,赶着去跟风;当然,我还怕现状不改,甚至愈演愈烈,今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

与教学相比,研究工作可能不尽如人意。别说人家怎么看我们,就连本校领导可能也认定,以“研究型”标准衡量,外文学院在文科院系中算是比较落后的单位。前几年,我读过一本威廉姆·克拉克(William Clark)所著《学术魅力和研究型大学起源》(*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的“奇书”(作者开宗明义的自我定位)。经作者梳理耶稣会教会大学、德国大学、“牛

剑”(Oxbridge)传统,算是懂了研究型大学的起源与日耳曼各国的市场因素和官本位影响有关——对此也有人质疑甚至批评——有意思的是:在浩如烟海的近 580 页的考据和研究中,作者认为,现代大学里“眼睛战胜耳朵”或“文字重于口述”(恰与老子所谓的“行不言之教”字面上相悖?);要有“学术魅力”就得依靠发表论文/著作,并邀来别人的佳评。

这套丛书多少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复旦外文学院的相对薄弱环节,正在迎头赶上。只是我以为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相当程度上应当以教学实践的积累为基础,又能回过头去促进教学,从而进一步造福社会。这并不排斥有的教师资质和志趣脱俗超逸,可能更适于从事纯粹的而非直接“用世”的研究工作,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的,“学人、科学家只代表与利益无涉的专业人格。”他们的论文是智力操练的成果,是他们“专业人格”的伸张,是乐趣的满足,发表后可望成为益智主义的佳品,用来抵拒目前正丑恶横行甚至威胁到学生的反智主义。

不过,“述”而有“作”(按朱熹解:“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即传旧同时要有所创新,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诸同仁能够各自搜辑文集,结成系列出版,肯定经过焚膏继晷的艰辛,自然要为此击节叫好。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现代研究型大学对教师造成极大压力。压力源就是基本上以量化为准绳的职称评议制度,一种更像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和骑士团社会遗形的制度。呜呼,西方曾有柏拉图式的平等对话,中土有“吾与回(指颜回)言终日”的孔子循循善诱,都已成了教育的“失乐园”,即使今人多喜引用,实际上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看来,我们都得接受 publish or perish 的学术生态铁则。可是,学术啊,多少投机取巧的卑劣,多少不择手段的钻营,多少蝇利蜗名的刊物,多少奸究互利的委员会和辛迪加,借汝之名而行!

我常与同仁共勉:写论文,做学术,还是牢记“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古训为好,注重平时的勤奋积累,宁可日有寸进而不搞“大跃进”,疑他人所不疑,不以魁士定见为当然,给神话去魅,甚至质疑“常识”——总之,借用一个英语文评界的新词 problematizing——如此生

存在学术圈里,可能被晒迂腐,不懂“性价比”,但就当事个人而论,是不是学术会变得更生动活泼些?

虽说“文字重于口述”,研究型大学并不仅仅等于写出论文发表。提高一点要求说,还要培育师生的思辨口才。对教师的最低要求固然是要意尽于言,不能做大肚小口的“热水瓶”,各种课内外的研讨班(seminars)和口头陈述(oral presentations)也不能只是做做样子,多的是“单向交通”,各说各的;即使有认真听别人陈述的,大多也是谦冲自守,鲜见有人站出来质疑,更没有即时的交锋。想来,这与古希腊修辞重讨论(discourse)和演说(public address)以及古罗马的七艺(头上三种便是修辞、语法、逻辑)造成西方思辨口才传统有关,而中国修辞讲究的赋、比、兴和对仗、排比、平仄等等,非虑计再三,始能滞后表达。既然研究型大学是“舶来品”,真要培养与这样的大学匹配的人才,辩理遽生于电光火石的瞬间,辩才如舌粲莲花的训练,似也不可或缺。让我们先从提高 seminars 和 presentations 的质量做起,如何?

最后,也想对于不希望自己陷入昏庸的学界权力人物说几句:希望你们好好 problematize“成果”二字,细察目前一级又一级名号繁多的项目,戳破气泡,拧干水分,排斥上述威廉姆·克拉克描述中世纪大学特点时用的 nepotism(相当于今日所说的“关系”)。更想问一句,外文院系教师发表的译作(特别是其中有影响者,如当年杨必的《名利场》)以及长篇书评,何以不能算作成果?你们学过历史吗?当代中国学界的两次启蒙大转型,“五四”也好,改革开放也罢,大量的学术成果哪一次没有译作和书评的一席之地!惯以斤斤计较他人论文数量为业的专家,要不你们也来译一种,写一篇?

陆谷孙

2011年10月

目 录

新词研究

英语新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2
英语词汇的最新动态	11
英语新词的翻译	21
英语词语新义的研究	26
英语最新外来语初探	35
英语中最新的名称词语	45
最新英语时髦用语探源及翻译	53
英语新词中的拼合词及其翻译	63
Caught in the Web of New Words	
— A Study on English Neologisms	74
English Words Withered in the Bud	
— A Tentative Study on Nonce Words	96

词典研究

网络时代的词典编纂	118
综论英汉词典的修订	129
网络时代的英汉词典修订	137
《英汉大词典》的修订	145
《新英汉词典》的修订	155
英汉新词词典编纂中的若干问题	165
Web 2.0 时代的网络英语词典	172
从新一代网络词典谈英汉词典编纂	184
英汉词典中的译名改进问题	194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Learner-oriented Revision of 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3
--	-----

词典史研究

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	224
17、18 世纪的英语难词词典	233
麦都思和他所编写的双语字典	248
卫三畏的《汉英韵府》	260
司登得和他编写的词典	274
邝其照和他的《英语成语字典》	285
莫文畅和他的《达辞字典》	297
民国时期的英汉双解词典	308
民国期间的汉英词典	320
1949 年前的英汉成语词典	331
参考书目	345



新 词 研 究



英语新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①

英语新词的研究可以说是与英语词典的编纂同步的。美国研究新词专家约翰·阿尔杰(John Algeo)教授在他主编的《新词专栏 50 年》(*Fifty Years Among the New Words: A Dictionary of Neologism, 1941-1991*)一书的前言部分就这样写道:“虽然在近几年中新词词典甚受欢迎,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英语词典的编纂始于新词词典。”英语中最早出现的一些词典如 1604 年罗伯特·考德雷(Robert Cawdrey)的 *Table Alphabeticall*、1616 年约翰·布洛卡(John Bullokar)的 *An English Expositor* 和 1623 年亨利·科克拉姆(Henry Cockeram)的 *The English Dictionarie; or, An Interpreter of Hard English Words* 等均收录了一些“难词”(hard words),而这些词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一些生词或“新”词,所以最初收录“难词”的词典在某种意义上均是新词词典。但因那时的英语中尚未有“新词”(new word 或 neologism^②)这一说法,应当说真正意义上的新词词典和对新词的研究始于 300 年后的 20 世纪。本文将简单叙述英语新词研究近百年的历史,并介绍这一时段内出版的主要作品,同时还将介绍英语新词研究的现状。

“何为新词?”或许是每位新词研究者必须首先阐明的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对“新词”下的定义是不同的,其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基于研究的不同背景。一般来说,实用意义(有别于词典学的意义)上的“新词”有两个含义:第一,从时间参照角度来说,新词可以是“出现在某一时间段内或自某一时间点以来首次出现的词汇”,如约翰·艾

① 本文原发表于 1998 年第 11 期《外语与外语教学》,当时的篇名为《近 20 年英语国家对新词的研究》,现已略作修改。

② 根据《韦氏大学英语词典》第 11 版的词源信息,neologism 最早出现在英语中的年份是 1803 年。

托(John Ayto)的《朗文新词词典》(*Longman Register of New Words*, 1989)收录了出现在1986—1988年之间的新词;第二,从蓝本参照角度来说,新词指的是“某一词典、一些词典或所有现有词典未曾收录的词汇”,如许多词典的增补版中收录的词汇就属于该范畴。当然,在实际的新词词典编纂过程中,编者们为了更加体现客观描述,经常结合时间参照和蓝本参照。

利昂·米德(Leon Mead)在1902年出版的《造词:新词之研究》(*Word-Coinage, Being an Inquiry into Recent Neologisms, Also a Brief Study of Literary Style, Slang, and Provincialisms*)是20世纪最早的一本研究新词的著作。虽然该书并非一本新词词典,但它收集了一些有关新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米德首次提出了对新词的研究,同时还列举了许多由当时一些美国作家创造的新词。此外,作者还记录了当时美国文人对“新词”的态度,其中也包括了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看法(“Henry James is afraid he is wholly unable to aid me in collecting words either of his own invention or of any one else's.”)。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英语系系主任C·阿方索·史密斯(C. Alphonso Smith)在1920年出版了名为《新词词表》(*New Words Self-Defined*)的著作。该书收词420条,每一词目均有一个或多个例证来补充说明词义及用法。对于每一词条中最早出现的例句,史密斯还在括号内注明了具体年份,如addict(1919/1909)和camouflage(1917)。addict后的两个年份分别指所收例句的时间和当时的《牛津英语大词典》所记载的时间;而camouflage后的一个年份说明两处记载的年份是相同的。虽然史密斯所收新词有很大一部分是军事用语,但由于是首次采用词典编纂的手法来记录英语词汇的新发展,该书不失为早期新词研究的一本质量较高的著作。

最早通过报章杂志来连续介绍新词的学者是德怀特·博林格(Dwight Bolinger)。这位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在1937—1940年间通过出版于洛杉矶的《词语》杂志(*Words*)创办了新词专栏“The Living Language”(活的语言)。在1943年,博林格将该专栏正式转到《美国语》(*American Speech*),并将该栏命名为“Among the New

Words”(早在1941年4月,博林格就开始为《美国语》撰稿)。1944年2月,亚拉巴马大学的I·威利斯·拉塞尔(I. Willis Russell)教授接替博林格,成为该栏长达42年的主编。自1985年以来,阿尔杰教授一直是该栏的责任编辑。在1944—1976年期间,拉塞尔教授还每年为《英国年鉴》撰写题为“Words and Meanings, New”的文章,介绍每年出现的新词和新义。

战争似乎是产生新词的热土。史密斯所收录的军事用语大多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收集二战期间出现的词汇的则是一名纽约的图书馆管理员玛乔丽·泰勒(Marjorie Taylor)。泰勒在1944年编写了一本94页的名为《二战词语汇编》(*The Language of World War II: Abbreviations, Captions, Quotations, Slogans, Titles and Other Terms and Phrases*)的新词词表,其中每一词条只包括词目、释义和出处。1948年时,她还出版了该书长达265页的增订版。应美国学者协会的约稿,克拉伦斯·巴恩哈特(Clarence Barnhart)从1943年开始就着手为当时的陆军部编写一本收集当时流行的战时用语的词典,于是在第二年他的《美国军事用语词典》(*Dictionary of U. S. Army Terms*)就出版了。当然,当时的一些学术性杂志也在这期间刊登过介绍新词的文章,例如早在1939年和1940年时《英语研究》(*English Studies*)曾收集过一些战时新词。

许多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新词词典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战争色彩。其中1953年保罗·查尔斯·伯格(Paul Charles Berg)的《英语新词词典》(*Dictionary of New Words in English*)和1955年玛丽·赖费尔(Mary Reifer)的《新词词典》(*Dictionary of New Words*)是比较流行的两本词典。1957年出版的由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语法学家赞德沃特(R. W. Zandvoort)主编的《战时英语:二战语言史资料》(*Wartime English: Materials for a Linguist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是一本学术性较强的著作。该词典收录的词汇均与战争有关,不收俚语、专业术语和美国用法。

二战后随着科技词汇的大量涌入,收录新近出现的科技词汇的词典也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其中,在50年代出版的主要词典包括弗勒德(W. E. Flood)和迈克尔·韦斯特(Michael West)的《科技术语

详解词典》(*An Explaining and Pronouncing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ds*, 1962 年再版时更名为 *An Elementary Scientific & Technical Dictionary*) 以及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 的《科技术语及其背后的历史》(*Words of Sciences and the History Behind Them*)。后者就 1 500 条科技词汇详细地分析词源、词义及相关词语。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英语新词的研究和新词词典的编纂备受各界的关注。报刊专栏作家也着手撰写一些有关新词及用法变化的文章。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具影响力的专栏是《纽约时报周刊》的专栏作家威廉·赛菲尔(William Safire) 的“On Language”。在教育大众语言用法方面,这位尼克松总统的高级演讲稿撰稿人被认为是门肯(H. L. Mencken) 之后的第一人。他旁征博引,既溯词源,又述现状,使“On Language”成为学术性和趣味性兼容的专栏。因此许多报刊都转载这一专栏,如《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大西洋月刊》在 1987 年时开设了词汇专栏“Word Watch”,并邀请现任《美国传统词典》第三版执行主编的安妮·H·苏克汉诺夫(Anne H. Soukhanov) 负责该栏,用以介绍新词、新义及新用法。《美国方言协会通讯》也不定期地介绍一些新词,方言协会还在每年年底进行“Words of the Year”的推选工作,如 1994 年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信息高速公路) 被评为“新词之最”, cybersex(网络性行为) 被评为“最惊人的词”, mosaic culture(马赛克文化,多元文化) 被评为“最没必要的词”,等等。此外,其他一些流行的报纸、杂志也定期或不定期地载文介绍新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每年年底推出由《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供稿的“Buzzwords”一栏,每次都介绍 10 多个将流行于第二年的新词,例如 1995 年的 cross-functional(公司中身兼数职的员工)、1996 年的 stalkerazzi(同 paparazzi,即中文谐译“拍拍垃圾”)等;《新闻周刊》有时在其“Periscope”专栏下开设介绍新词的“Language”专栏;《绅士杂志》设有名为“Wordman”的词汇专栏,由时任兰登书屋资深编辑的杰西·希德洛厄(Jesse Sheidlower) 负责。

在最近的 20 多年中,英美国家的新词词典编纂迎来一个新纪元。据不完全统计,新词词典已逾 20 种,既有注重学术性的,也有侧

重流行性的,亦有兼而有之的。其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新词词典主要可分三大类:与《牛津英语大词典》有关的、与《韦氏国际大词典》(第三版)有关的和由巴恩哈特父子等主编的。

1933年出齐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的补编工作始于1957年,负责主编工作的是伯奇菲尔德(R. W. Burchfield)博士。经过近20年的编写,共4卷的《牛津英语词典补编》分别在1972年、1977年、1982年和1986年陆续出版。《补编》收录了在《牛津英语大词典》编写过程中及出版之后几十年中出现的新词约42 000条。出版于1991年的《牛津英语新词词典》是由萨拉·塔洛克(Sarah Tulloch)编写的。作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第一本新词词典,该词典却完全独立于1989年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二版。虽然它沿袭了《补编》的传统,但因它侧重反映20世纪80年代英语语言的变化与发展,所以选词和择例方面更显得挑剔:它收录了2 000个“常见”(high-profile)的词或词组;在每一词条下至少有两到三个精选例句。该词典的最大特色是用较大篇幅来说明词源、词义的发展及与相关的词的关系等。1989年出版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第二版的主编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和埃德蒙·韦纳(Edmund Weiner)也负责了该词典的补编工作。他们打算以两年的间隔来编写第二版补编系列,以便为第三版打好基础。在1993年,他们出版了该系列的第一本词典:分两卷的《牛津英语大词典增补系列》(*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dditions Series*)。根据他们的估算,每年进入英语的新词有2 000左右,为了能及时收录编写期间出现的新词,他们采用两卷独立的方式,即第一卷和第二卷收词范围均是从A到Z。因词典收词是基于历史原则进行客观描述,因而两卷词典收录的部分词汇并非新词,如最初出现于1919年的breast cancer(乳腺癌)和最初出现于1922年的tongue(做法式接吻)等。1997年版的补编收词3 000条,其中包括许多近几年出现的新词,如affluenza(富贵病),homeboy(帮派成员),stonker(庞然大物)等。

可以说“韦氏三版”编辑组在1961年词典出版后就逐渐开始收集新词,为增补打好基础。他们在1966年、1971年、1976年和1981年为“韦氏三版”添加的补遗内容页数分别是8页、16页、31页和48

页。与此同时,在主编弗雷德里克·米什(Frederick Mish)的指导下,他们在1976年单独出版了《6 000 词》(6,000 Words: A Supplement to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收录了自1961年以来出现的新词;1983年的《9 000 词》(9,000 Words)不仅收录了《6 000 词》中的大部分词条和1981年的补遗,还添加了间隔期出现的新词;三年后的《12 000 词》(12,000 Words)也是基于先前两本补编及补遗,并收录了不少未曾被收录的词语。

《巴恩哈特新词语词典》(*Barnhart Dictionary of New English*)一般都是收录在过去十年中出现的且现已成为日常用语的新词。1973年的第一版的收词时间跨度为1963至1972年,总词条数大约为5 000。该词典的最大特点用三位编者(Clarence Barnhart, Sol Steinmetz 和 Robert K. Barnhart)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已将我们的‘例证’延伸成‘引文’以便有足够长的上下文来显示新词或新义的用法”。的确,长例句不仅帮助读者理解词义,而且还提供了有用的额外信息。接着在1980年和1990年他们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提前三年完工的第二版收词也逾5 000条;而第三版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编成的,它不仅收录了前两版的大部分词条,同时还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英语词汇的发展。

巴恩哈特在1982年与其次子戴维·巴恩哈特(David Barnhart)创办了新词季刊《巴恩哈特词典伴侣》(*The Barnhart Dictionary Companion: A Quarterly to Update General Dictionaries*)。该刊所收录的新词、新义及新用法是英美国家主要词典所未收录的词汇。除提供音标、词性、词义和详细例句外,它还具有许多编纂特色:

- (1) 为词目设置新词、新义或新用法的标记: {W}、{M} 和 {U};
- (2) 为词目注明用法标签: standard (包括 formal 和 informal) 和 nonstandard, 在标签后的括号中指明该词出现的场合及频率(即 rare, infrequent, common, frequent 等);
- (3) 设内词条,并提供注明出处的例句;
- (4) 标明首现时间或时间段,较详细地分析构词。

戴维·巴恩哈特在1987年时将该季刊每年的新词索引整理成书,即《巴恩哈特词典伴侣索引》(*The Barnhart Dictionary Companion*

Index, 1982-1985)。在 1994 年,他还出版了《巴恩哈特新词索引》(*The Barnhart New-Words Concordance*),将当时主要的新词词典及刊物中所收的新词整理成一个索引目录。

学术性较强的著作除了以上三类外,还有阿尔杰教授的《新词专栏 50 年》。该书收集了《美国语》在 50 年中 113 期“Among the New Words”的内容。该新词栏现由阿尔杰教授及其妻子阿黛尔·S·阿尔杰(Adele S. Algeo)负责,他们及许多投稿人一直在密切关注英语的变化,并及时将它们记录在案。

与学术性词典相对的是偏流行性的词典。这些词典能及时收录流行于日常生活中的新词。其中在美国出版的词典有 1982 年内森·H·马杰(Nathan H. Mager)和西尔维娅·K·马杰(Sylvia K. Mager)的《莫罗新词词典》(*The Morrow Book of New Words*),1985 年和 1988 年哈罗德·勒梅(Harold LeMay)、锡德·勒纳(Sid Lerner)和马里安·泰勒(Marian Taylor)三人合著的《新词词典》(*The New Words Dictionary*)和《最新新词词典》(*The New New Words Dictionary*,即 1988 年的 *The Fact On File Dictionary of New Words*),以及 1993 年勒纳和加里·S·伯金(Gary S. Belkin)合编的《当代新词语词典》(*Trash Cash, Fizzbos, and Flatliners: A Dictionary of Today's Words*),等等。《时代周刊》在 1993 年也出版了《时代周刊英语》(*Timenglish: The Words of Time*),收集了该刊所创造的新词。在英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版的词典包括 1986 年西蒙·莫特(Simon Mort)的《朗文卫报新词词典》(*Longman Guardian of New Words*)、艾托分别在 1989 年和 1990 年编写的《朗文新词词典》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及 1991 年乔纳森·格林(Jonathon Green)的《新词》(*Neologisms*,该书在美国出版时书名为 *Tuttle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Since 1960*)。澳大利亚的苏珊·巴特勒(Susan Butler)在 1990 年时也出版了一本新词词典——《麦考瑞新词词典》(*The Macquarie Dictionary of New Words*)。

许多商业词典出版社的词典编辑们也往往是新词研究者。为了使自己的词典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将收录的新词视为吸引读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由此,大多数大学词典常在封

面上举例介绍所收录的新词,例如《蓝登书屋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和《韦伯斯特新世界大学词典》等。最近在1997版的《蓝登书屋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出版后,肖恩·M·伯克(Sean M. Burke)就撰文介绍了部分新词,如 bad hair day(头发杂乱、外表难看的一天), dream team(最佳阵容), mad-cow disease(疯牛病)等。

因特网为从事新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在看到网络所体现出的优势和便利之后,许多出版商纷纷在因特网上建立网点,邀请网络用户参与有关新词、俚语和用法等方面的讨论。作为美国最大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 简称为 AOL)在其网点开辟讨论专栏,访问者不仅能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来参与,还能阅读其他参与者的评论。例如,在1995年5月16日,为回答一读者对 cyberspace(网络世界)一词的询问,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的编辑部(Merriam-Webster Editorial Department)作了如下回复:“每年我们基于现有的例句将一些新词收录进我们的韦氏词典中。在1995年, cyberspace 一词就被收录了,其涵义是‘网络世界’。”兰登书屋在1996年4月29日时增设词汇专栏“Jesse's Word of the Day”(网址为 <http://www.randomhouse.com/jesse/>),由希德洛厄负责。该栏每天就一词以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分析讨论。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也将其研究发现的^①新词整理成名为“Neologisms in Journalistic Text”的网页(网址为 <http://www.rdues.liv.ac.uk/welcome.html>)。他们所收新词出自1994年1至6月期间的《独立日报》。在收集过程中,他们只使用了一种计算机过滤软件便将新词识别出来。

与新词词典相比较,新词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数量上显得微乎其微。《美国语》作为新词介绍的一大窗口,时常刊登一些反映语言变化、分析个别词语现象的文章;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北美辞书学会刊物《词典》(*Dictionaries*)上阅读到类似的文章,如第16期(1995年)刊登了贝尔纳黛特·佩顿(Bernadette Paton)的“New-Word Lexicography and the OED”(“新词词典编纂和《牛津英语大词典》”)

① 由于负责该项目的机构现已隶属伯明翰城市大学,因而该网址已改为 <http://rdues.bcu.ac.uk/neologisms.shtml>。

和托马斯·克里默(Thomas Creamer)的“Principles of Selection of Neologisms for a Bilingual Dictionary”(“双语词典中新词的筛选原则”)等。此外,由劳伦斯·厄当(Laurence Urdang)主编的语言季刊《逐字》(*Verbatim*)也时常刊登介绍兼评论新词的文章。根据阿尔杰教授的说法,现有的最具影响的学术作品是加兰·坎农(Garland Cannon)的《历史的变化和英语构词——新词研究》(*Historical Change and English Word-Formation; Recent Vocabulary*)和巴恩哈特与戴维·巴恩哈特合作完成的《新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Neologisms”)。前者发表于1987年,它以前两版《巴恩哈特英语新词语词典》和《韦氏国际大词典》(第三版)1981年的48页补遗为研究对象,用表格形式对13 683条词目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归纳;后者发表在1989—1990年间的《词典:词典学国际百科全书》(*Wörterbücher, Dictionaries, Dictionnaires;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raphy*),该文较系统和全面地概述了新词研究及新词词典的编纂。